

裸 魂

南
飞
著

裸并非人性之罪恶

罪恶在于伪装包裹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人间悲剧，它真实的记录了首批大陆底层文化人，纷纷逃入海南而又沦丧于这个孤岛之上的悲惨故事。

大陆某作家学院的大学生沙妮和雁南、石磊和姗姗是两对婚外的生死情人，双双私奔过海，居在一间木板屋里，由此，一连串惊心动魄，美妙而又荒唐的故事便不断发生开来……为逃脱道德的束缚和对生命自由的渴望，在人际荒芜、险象环生的孤岛上，驶着飘摇欲沉的生命之舟相依为命，后终因抵不住死亡的危机，不得不挣断情人纠缠，各自寻了一条逃脱毁灭之路。

沙妮爱雁南，却投入了有钱有势的老头子怀抱；雁南爱沙妮竟让别的女人怀上了孩子，

石磊爱姗姗却天天夜里和女老板睡在一起，姗姗爱石磊竟将感情倾在了雁南身上……环境真的能使人“质”变么？还是人质本来就是如此？

本书作者对道德与性爱、命运与现实、人性与金钱，大胆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和挖掘；对生命的自由去向与最终的生命尴尬、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道德的无意识沦丧这一主题进行了赤裸裸的揭示。

作者的笔锋犀利，以哲学的思辩性穿透了生活的底蕴，在风格与内容上将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



南 飞

为青年作家南飞《裸魂》而题

骤雨手指
敲打阳光之门
忧伤的往事说给谁听

孤岛上一片喧哗
却没有自己一点声音
过往的人影变成鸟群

狂暴的台风吹走一切
天地播下裸露的逼真

——著名诗人子页

“……噉！——……”仿佛一下子被慑住了灵魂，陡然间一种女人极乐时的呻吟直线呼出。一霎时四周所有的生灵皆被惊醒，连门前那棵老椰树也为之一振，接着就筋骨酥麻得再也拖不直了腰身。

这叫声就发自海南岛上的一间破旧不堪的木板屋里，时值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八年某日半夜两点。照理说人世间半夜两点出现这种动静并不新奇，令人叹喟的是这两性间本该压抑的感受如此之强烈、之放荡、之不羁、之奋不顾身地一步到位，似一针兴奋剂，听了令人心里产生一种冲上去撕烂点什么的冲动。

谁会想得到呢？这间死寂了几十年的木板棚，一夜间，竟赤条条开进了两对儿鲤鱼般鲜活的生命。

此刻，雁南双手枕在后脑勺上，湿浸浸地平躺着，一阵极乐过后，他的身心得了种忘我的娱悦，他的浮躁的情绪似乎也得到了—种缓解。或许不是缓解，是消乏。他的精力已

经随着一身的透汗泄得净尽，大脑的思维细胞还处于一种未补给上来的木呆状态。他的情人沙妮倒在他的身旁，已稀软得拿不起个来。

隔着蚊帐，床的另一边是他们东北作家学院的同班同学，膀阔腰壮的石磊和其娇小玲珑的情人姗姗。这会儿，两个人进行得正欢。雁南不想听，就闭上眼睛，同时努力将心门关紧，可实在关不严实，那边动作的细节拦不住的往脑袋里钻。不由苦笑一笑，自知不如石磊能睡能为。

小屋终于恢复了寂静。

雁南想睡，但怎么也闭不住眼睛，就试着坐了起来，将沙妮压在自己身上的腿拿下放顺。朦胧中沙妮就觉有人动她，娇嗔地吭哧了几声，手就在雁南身上一阵乱摸。

雁南扭转身，轻轻地亲了下沙妮汗腻腻的脸颊，然后伸手摸床头的烟，烟摸到了，火柴却碰到了床下。夜深人静声音太大，雁南没有俯身去找。他抽出一支烟来放在鼻子底下嗅，将头无力地枕在床头的横梁上。

雁南身上燥燥地发着低烧，一发烧就失眠，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上岛明个就是半个月了，大小报社、杂志社跑了一家又一家，皮鞋底磨掉了一层又一层，竟找不到一个接收单位，能不上火么？兜里的钱眼看着一张一张地见少，没有钱就活不成人，就因为这四个人才被迫惶惶搬出旅店，挤在了——一间木板棚里的一张双人床上。好在海南一年四季挂蚊帐，再说人逼到了这步田地也没必要要那么多忌讳。可这小屋就能久住么？后面加两个零的租金对他们来说不是个小数字。

他们四个人当中本来他最有希望先找到工作，而且一定

会得到聘者的重用。他总是这么认为，他不相信一个堂堂的青年作家无人买他的帐。可冷酷的现实像一条蘸水的皮鞭，打掉了他所有辉煌的幻想。尽管四个人每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沙妮总是抢先把他介绍给对方，还特意将名字解释给人听，生怕对方忽略了什么，而每次最多是引起对方对雁南这个名字的夸赞，却不是其中的内涵和份量。每当这时，他都觉得自己骂了自己一样难过，回到小屋后就一语不发。

后来听人说，在海口每个省都有一个帮的，像湖南帮、广西帮、湖北帮、陕西帮、安徽帮、四川帮等。有个帮就算有了大本营，相互能有个照应。他就想，如果有个东北帮或许不会这么受苦了，孤伶伶地乱闯到处碰壁。他暗地里也留心打听过的，可没有人听说有东北帮，偌大的海口市连个东北老乡都见不到，他们四个人竟还是个先驱哩。惨了，前赴后继的先驱哟……

雁南不敢再深想了，只觉得脑血管跳突欲崩。

翌日，雁南醒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了他自己，白亮的光从门缝射进来，把小屋炙得干热如炉。

雁南抬腕看看表已是早上七点多了，就伸个懒腰，坐起将蚊帐撩了上去。

门开了，外面的日光登时灌了进来，晃得雁南紧闭了双目不敢睁开。沙妮进了来，说：“南，水我已经给你打好了，放在外面。”见雁南眯眼不睁的样子，就又说：“还没睡醒么？真够呛，瞌睡虫附了你的身似的没个精神劲儿。”就将巴掌大

的裤头抖了抖，搭在屋角的绳子上。姗姗也随后进了来，也将裤头抖了抖，并排搭在了绳子上。雁南的眼睛就跟了过去，他很愿看姗姗的裤头，姗姗的裤头白白的，裆处没有一点儿晚上的印记，似乎还带着一股扑鼻的馨香。那地方也一定是白嫩洁净的吧，不像沙妮，老是穿带颜色的，而且一天不洗裆下就有异味飘逸。沙妮见雁南仍呆痴不动，就用手在雁南眼前晃了晃，说：“喂，你呆了么？肯定昨晚做了什么好梦，还在回味儿。”雁南忙收回眼神儿，顾自一笑，不语，就坐着往床边挪动。姗姗边擦手上的水，边看着雁南，关心地说：“昨晚又没休息好吧，雁南，看你眼睛红红的，像喝醉了酒。”雁南不经意地说：“天太闷热，睡也睡不实。”姗姗抿嘴儿一笑，知雁南在说谎，就说：“我今天就让石磊买些钉子，把床板钉死就好了。”说完冲沙妮做个鬼脸儿。沙妮边对着门旁的镜子往脸上涂抹脂粉，边说：“千万别钉死，没了那音声，就显了那声音，就更枯燥，我已习惯了这双重奏的协调。”姗姗的脸羞成了红苹果，拿起口红就狠狠地往沙妮脸上抹了一下，娇滴滴地说：“不知好人心，狗咬吕洞宾。”两个人就嬉闹成一团。沙妮劲大，将姗姗按在了床上，非要报复一下不可。姗姗就不让，不住地喊雁南，说：“雁南快管管你老婆，她净欺负我，快过来呀！”雁南只是笑，也不管，拎了毛巾出外洗漱去了。

这时节，石磊跑步回了来，将手里的早点往小屋门框钉上一挂，抑不住兴奋说：“诸位听着，我有个好消息要传达哩。”雁南顿时来了精神，停了嘴里的牙刷，问：“好消息？说说看。”

屋里两个人也止了嬉闹，走出来。

石磊先灌了一肚子凉水，然后一抹嘴巴说：“我早上跑步遇见个老头儿，其实也不老，五十来岁吧，细高挑儿。说他是西安人，来岛半年有余，受朋友之托准备在岛上创建一个‘黄土地’文化出版公司，眼下正欲网罗人马。说如果办成了，让我们过去一块干。”沙妮埋怨说：“你咋没把他领来？”石磊说：“我已把咱们的住处告诉了他，他说他知道，抽空便过来。”

雁南涨起的精神头儿一下泄了一半，用嗓子眼儿吹了几回水，一口喷了出来，然后撩起脖子上的毛巾，在嘴上抹了抹，平淡无味地说：“我当什么喜事，认识个老头儿也值你大惊小怪？”拍了下石磊的肩头，又说：“老兄，把心放在肚里吧，没影的事人家才肯这样说给你。”沙妮掐了下雁南的臀肉，怪他把话说得这么难听。石磊并未在意，仍提着兴致说：“雁南老兄，此话差矣，我是提了你的大名，那位老哥才对我们感兴趣的。他知道你的名字，也看过你的大作，很想拜访你哩。”一句话又将雁南的精神头儿拨弄了起来。

雁南说：“真的？”

石磊说：“真的。”

雁南说：“不骗人？”

石磊说：“骗是狗！”

雁南就高兴了。其实后半部是石磊编的，这些天来见雁南老是沉默不语，实在影响大家的情绪，就有意拨弄他一下。雁南不知，脸上浮现出得意之色。

说话间，沙妮和姗姗已经打扮停当，沙妮说：“快吃早点吧，吃完了好走。”姗姗就摘下挂在门框上的塑料袋，拿出油条，每人发了二根。

海口的油条精致得很，又细又短，似婴孩发辫，价钱却磁贵，但仍比喝早茶便宜多了。沙妮倒了四缸白开水，照例每人一缸。四个人就一手掐着油条，一手端着缸子立在门前，咬一口油条送一大口水溜缝儿。石磊饭量大，又日日跑步，二根油条对于他简直就如二根挂面，大肠褶都填不平，姗姗就省下一根硬塞给石磊吃。雁南却不同，他肚里有火，吃得上不劲儿，沙妮每次都得逼他把油条吃尽，还要硬灌上半缸白开水方才罢休。

姗姗到屋里取出毛巾擦擦嘴，又递给石磊，说：“今天我们怎么走法儿？”

雁南和沙妮没有言语。

石磊说：“我看改变下路线的好，别老盯着新闻单位。海口新闻单位本来就有限，岛上文化人又多，条条道路通罗马，咱别一条道跑到黑。再说，四个人一齐行动不如分开行动机会大。”姗姗说：“我也这么想，咱们在岛上人生地不熟，首先应该立住脚，有了收入就什么都不怕了。”沙妮说：“对，如果开始就这么想，说不定我们现在都有工作了哩，要想生存，首先得学会适应，我们现在这境地，不容我们挑拣工作呢。”

石磊见沙妮和姗姗都支持他的想法，非常高兴，就将目光转向了雁南，想再征求下雁南的意见，就问雁南还有别的高见没。雁南思索了会儿，说：“我看还是先到海南人才交流中心去看看，那里的机会多。再说，我们已交了钱的，几天没去了，说不定把我们介绍出去了呢。”石磊脸一屈，说：“那地方我看透了，收钱不办事，有了工作的人，哪个是靠他们介绍的？”姗姗圆场说：“石磊，我看雁南说的不是不可能，

我们还是统一行动，先去交流中心，看看再作打算。”沙妮说：“也行，如果交流中心没有希望，我们再从那分开行动，这样能节省一半时间。”石磊点头。

临行前，姗姗复又闭上双眼，嘴中嘀咕：“上天保佑，让我们一家四口今天碰上好运气，哪怕一人有了工作，也就有了好日子过。”说完仰天作三个揖。

九点钟不到，四个人就来到了海南人才交流中心。海南人才交流中心处在繁华的海府路中段路东，大门口堆满了人。雁南他们挤过人群，来到二楼登记处找那老李。老李早把他们忘了，说这些日天天上百人来登记找工作，再好的脑筋也记不住谁。石磊见老李不理不睬的样子，气坏了，想发火，被姗姗拽到了一边。雁南也泄了气，只好快快地下楼。

几个人刚走到楼口，就见人们奔跑着往一块拥，不知出了何事，四个人也随之扎进了人堆，方发现楼道里头苍白的墙上新贴了一张招聘启事，人们正掏出纸笔疯狂抄记。不料被冲过来的老李一把扯掉了，揉成了一团，嘴里气呼呼地骂道：“没交钱就贴广告，敢在这儿找便宜，‘倒丁’！”

“倒丁”是一句骂人的话，很粗，相似于东北“王八操”的。人们都瞪着老李，但没有一人敢言语。沙妮悄悄拽了下雁南，又给石磊和姗姗使个眼色。待走到外面的时候，沙妮停住了，神秘兮兮地说：“我记下了。”姗姗高兴得直拍手，说：“你真行，是什么地方？快说出来听。”沙妮说：“海南开发报。”说着看了看左右，见没人注意，继续说：“他们招十名记者、编辑。好像在长堤路十楼，多少号我没记清，电话也没记住。”雁南说：“这就麻烦了。”石磊说：“不怕，鼻子底下长着嘴，

咱们打听就是了。”姗姗说：“我们赶快走，说不定还是头一份儿哩。”

四个人八条腿就急急地在街道上绕，绕来绕去，就转到了长堤路，可一打听，谁也不知道海南开发报社在什么位置。索性就放出四双眼睛沿街寻，几里路长的长堤路寻了两个来回，竟没发现有海南开发报社的牌子。

几个人眼睛瞪得酸溜溜的直流眼泪，腿脚也乏累得拿不起个来，就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块纳闷儿。

沙妮忽然眼睛一亮说：“说是十楼，我想最起码那楼也得十层以上，长堤路十层以上的楼不多，范围不就缩小了么？”姗姗拍着手说：“对呀，还是沙妮聪明，咋才拧了这弯儿，冤枉了两条腿哟！”

拍拍屁股，四个人继续找，果真很快就找到了。门卫独眼儿阿叔告诉他们，说：“开发报不在这，倒是有个开发报的信息部在十楼，刚租用不久。”四人谢过独眼儿阿叔，上电梯到十楼。冲电梯口有一间大的客房，门敞着，门楣上挂着海南开发报信息部的牌子，门边贴一黄裱纸，标明“报名处”三个大字。屋里人很多，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表，各自找空地儿填写着。

雁南看了看石磊，就领头进了屋，正欲说哪位是这里的领导呀，就见一瘦小精悍的小伙儿伸手迎了上来，说：“欢迎！欢迎！”一张嘴便知是东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雁南等人忙上前紧紧握手，寒暄。

沙妮不放机会，猛劲介绍雁南，那小伙儿不住点头，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雁南的小说，蛮棒！蛮棒！”

雁南就越发激动不已，倍感小伙儿亲切。觉得他乡遇知己不易，便抓住对方的手死死不放。石磊也高兴万分，说：“我们四个都是东北作家学院的同学，毕了业就一块过来了，已走了几家报社、杂志社都不太合适我们，不知你这里的条件是否遂人心意？”姗姗在一旁就捂嘴欢笑，觉得直脖烟筒的石磊也变油滑了，说话也懂婉转哩。小伙儿对他们极是热情、亲切，一一介绍说：“十层以上是宿舍，食堂在五楼，很方便哩，你们可以搬过来住的，工资嘛，一个月一千元以上，最不济每月也可拿上七、八百元的。”雁南听了就更是合不拢嘴儿，就问：“怎么称呼您？”小伙儿说：“我姓王，叫王小东，叫我小东可以，叫我小王或是王先生也成。我刚承包这信息部不久。从明个起，我们就是同事啦，还求各位多多关照哩。”说完冲一眼镜小姐勾个手指，那眼镜小姐就拿过四张表格，分发给他们四人。王小东一脸客气，说：“你们填，我还有事出去一下，抱歉抱歉。”就又一握手，走去。

雁南等四人就各找一个闲地儿，认真仔细填写。当然，手续费每人要交二十元的，雁南逐一齐了上来，规规矩矩一并交到眼镜小姐手里。眼镜小姐莞尔一笑，说：“明天上午来拿录取通知书就行了。”雁南看着眼镜小姐不无赞叹地摇头，心说：“海口办事就是与大陆不同，嘎巴溜脆哩。”

这四人出得楼来感觉一身轻松，姗姗说：“咱们应该找个小馆儿搓一顿儿，庆祝庆祝哩。”石磊说：“别忙，等明天定下来再搓也不迟。”雁南说：“听那姓王的口气我看问题不大，海南虽然文化人多，但能招到我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并不易。”沙妮说：“我们逛逛吧，来了这些日净紧张了，还没正儿八经

地逛过街哩。”

四个人就从脚下开始逛，东张西望地逛。逛时雁南才感觉到脚掌隐隐作痛，脱了鞋才发现，皮鞋底磨漏了酒瓶盖大小的洞，挨洞的脚掌鼓出个白煞煞的水泡。把沙妮心疼得直吹冷气，一个没挡住，沙妮就将那双烂鞋甩进了路旁的垃圾筒里，然后趑进附近的商店，拎了双新皮鞋扔在雁南的脚下。雁南瞅着鞋傻愣了一会儿。

雁南问：“多少钱？”

沙妮说：“四十五。”

雁南皱下眉，说：“这么奢侈？”

沙妮说：“明天不是有钱赚了么？”就坐下来，搬过雁南的脚放在自己的腿上，左右观了一阵，抽冷一弄，那泡就出了眼儿，一股水旋即喷出。雁南疼得唤声娘，说：“真狠，不是你的脚，剥了皮了么？”沙妮一笑，张开掌心，一指头夹在里面，说：“我可不敢剥了你的皮，又不是猪脚。”又从衣袋里抽出一沓卫生纸，折了几折，垫在雁南的脚下，帮他穿了鞋子。

石磊站在一旁，抱着肩胛欣赏沙妮的动作，说：“你看看，妒死个人，人那妇道真会拾掇男人。”嫋嫋就勾了石磊的脖子，打着滴滴儿撒娇，说：“我也会，我也会嘛！”石磊一哈腰，将嫋嫋抱将起来，两个人的嘴就对在了一起，够着劲儿地亲。沙妮见状，忙说：“喂喂，悠着点儿，别啃掉了皮，这可不是在小屋里。”石磊说：“这是自由之帮，睡了觉都无人管哩。”说着将嫋嫋放了下来，嫋嫋就小鸽子一样飞向路旁的小摊，很快拎回来四根甘蔗，一人发给一根，末了飞了个媚眼给石磊

说：“咋样？我就知道我老公这会儿准需要这个。”四个人就开了心地笑了一阵。

溜来溜去，四人就又转回了海府路。

海府路是海口的“长安街”，不过不是东西，而是南北朝向。中间是快车道，很宽很敞。两旁长着夹竹桃，再是慢车道，再再是椰子树。粗大的椰树长在行人道上，使得原本又细又窄的行人路更加拥挤不堪了。

人行道一边是定居买卖，一个窝儿挨一个窝的，每个窝儿里皆高高供着“财神爷”。不烧香，不点烛，鸡心小红灯立在两旁，昼夜不灭。《海南行新编》中云：

不敬天地不信人，生意场上“运”为本。

求财路上免灾祸，“财神”保佑才是真。

路的另一边是一路散仙，有铺地摊算卦的，有摆象棋残局的，有摸鱼的，有卖水果小吃的，还有串来串去卖报纸杂志的。尽些些青年人，南腔北调此起彼伏。瞧那头脸儿架式，便知皆是大陆过来的，而少说上岛一个月以上，没找到工作便自谋起生计来。

别小瞧了这些人，一拍胸脯，亮出来最劣也是个大专证，当然，里面肯定有假冒伪造的哩。

这时节，有一青年打着竹板，从人丛中走将过来，这青年长发垢面，赤着双脚，满口自编自创的顺口溜儿，引得行人驻足哑嘴儿，但无一人赏钱。内容是：

竹板一打听我言，海南行来有新编：
海安过海心不安，处处伸手都要钱。
半夜站排等船票，天亮挂牌“票已完”。
问君船票何处有——茶馆、旅馆、服务站。
谁要船票先喝茶，不喝票外也加钱。

.....

人丛中陡然一声叫好，随之有稀落掌声。受到众人“手背”，青年更来了劲儿，那竹板就打得更新：

男女老少文盲多，文盲也会做买卖。
哇啦哇啦高要价，专发大陆不义财。

.....

要劲时，不远处陡然响起鞭炮声，像天空甩下一串炸雷，惊心动魄地淹了青年噪音。不知平地又生了什么公司。海口每天都有十几、几十宗这样的事发生，没人围着瞧，也没人去理会，谁都知晓，只要有注册资金，一个人也可以立块环球公司大牌子，并不新奇。

爆竹声喧武了一阵，灭了，青年的竹板还在打：

急事别坐公共车， 一个小时等不来。
私人出租招手停， 上车最少要十元。

.....